

## 生活笔记

## 小院烧烤化冬寒

文/风凝

这世上,总有一种暖,可以融化冬寒。

“有点儿想吃烧烤了呢。”长辈的一条微信,老弟和我立马安排!我俩同时出发,他直奔我的城市,我直奔超市。我们约好了,回到那个熟悉的山村小院,给长辈一个惊喜。

超市的冷柜原本有穿好的各种小串,而在冬天,在烧烤淡季,不敢说一串没有,只能说我没找到。于是,我买了整条的新鲜羊排和猪五花肉,现场切块,再单独购买几把签子,回老家再穿。我还选了一些盒装腌制的可煎可烤的肉类和一些适合烧烤的解腻青菜。

回到自己的小家,老弟也刚好赶到。我们就这么风风火火,赶在正午刚过就回到了老家。尽管是冬天,尽管在大山脚下,尽管阳光有些慵懒,但长辈眼里溢出的欢喜,很暖很暖。

我们坐在热炕头上,把各种食材放在炕沿边上,开始穿串儿。一串,又一串,很快就穿了一大盆。穿羊排的时候,需要肥瘦相间,这样烤出来才会外焦里嫩,香而不腻。穿猪五花肉就简单多了,随便一块,都是五花三层的。我们一边穿串,一边交流穿串技巧,一边闲话着生活日常。

生炭火,是个技术活儿。老弟在门前的水泥平台上架起烤炉,在烤炉里铺上一层干燥的柏木炭,然后用废纸和干柴引火。一开始,火苗总是飘忽不定,好不容易燃起来一点,很快又熄灭了。后来用上了松塔和苞米瓢,一番折腾,炭火终于烧得旺了起来。

随着炭火的炙烤,食材开始发出滋滋的声响,油脂慢慢渗出,滴落在炭火上,溅起一朵朵小小的火花。寒风冷硬,我们让长辈放心去热炕头等候小串出炉。

小院里就剩下我和老弟,各种小状况都来了。风从四面八方来,调皮得很;炉内的小火苗,趁你不注意就窜成了大火苗;三五只经常光顾的小野猫,早已盯上了平台上的肉串。第一锅,显得手忙脚乱,烤出来的小串不似预想的那般美味,有的咸了,有的淡了,有的火轻,有的火重。长辈很给面子,说各种口味都尝尝,一般的烤工还烤不出来这味儿呢!

慢慢掌握了节奏,开始熟练地刷着大豆油和蒜蓉辣酱,找准时机翻动小串,根据食材的成熟度撒上盐、孜然、辣椒面。那诱人的香气,飘散开来,弥漫了整个小院。

左邻右舍来串门儿,见者有份。有人喜欢吃辣,就撒上厚厚的一层辣椒面,吃得满脸通红,直呼过瘾;有人偏爱清淡,只撒上少许盐和孜然,享受食材的原汁原味。大伙儿一边撸串,一边聊天,还有人从自家带了酒水。一家人的烧烤,成了一群人的狂欢。

不知不觉,就从午后来到了日暮,温度降下来,光线暗下来,屋檐下的大灯亮起,邻居们陆续散去。小院里又只剩下我和老弟。当最后一串出炉,炭火也渐渐熄灭,因一条微信而热闹起来的小院,再次恢复了宁静。

这场冬日的烧烤,就像山村浓稠夜色里的一颗星星,在生活的天空中闪耀着。它提醒着我们,长辈看似不经意的一条微信,很有可能就是期盼着这样团聚的时光。这份因团聚而生发的暖,足以融化凛冽的冬寒。

## 都市心情

## 母亲的笑容

文/林海平

晨光薄薄地染白了纱窗,厨房里便有了声响。不是急躁的,是那种慢而稳的、像露水滴在青石板上的声响。我眯着眼望去,是母亲。她系着那件洗得发白、印着淡蓝小花的围裙,背对着我,正在案板上切着什么。刀起刀落,笃、笃、笃,声音是湿润而沉实的,仿佛那声音本身就能果腹。油烟机低低地轰鸣着,铁锅偶尔与铲子碰出清亮的“当”一声,混着油锅“滋啦”的欢腾,这便是我们家一日最初的、最安稳的序曲了。

我悄悄走近些,靠在门框上。母亲这时正往滚油里滑入切好的土豆丝,一股白汽“轰”地腾起,将她笼在其中。她微微侧身躲了躲,就在那白汽将散未散的一刹那,我看见了她的侧脸,和那脸上一抹极淡、却极真切的笑容。那笑不是绽开的,是像初春溪水里化开的冰纹,浅浅的,漾在嘴角和眼尾。是因着油盐饭菜的妥帖?还是因着这清晨的、只为家人忙碌的静好?我说不清。晨光恰好在这时,穿过窗子上擦拭得过于明亮而略显薄脆的玻璃,斜斜地斜切进来,将她鬓角几根逃出银丝卡子的白发,染成透明的金线,也将那笑容镀上了一层柔和的、毛茸茸的光边。这光景,竟让我看得有些痴了。

忽然便想起旧相册里那张她二十岁时的照片。两根乌亮的麻花辫垂在胸前,站在一树开得正疯的梨花下,笑得那样毫无顾忌,牙齿白得晃眼,整个人像一枚刚被阳光吻过的、饱含着汁液的新叶。那时的笑,是向外泼洒的,是江河,是瀑布。而如今厨房里的笑,却是向里收着的,是井,是深潭。岁月真是最奇妙的造物主,也是最不动声色的窃贼。它将一个女孩的江河日月,细细地熬煮、收干,最终凝成这灶台上的一粥一饭,一盐一油,凝成这晨光里一抹静默的、带着油烟气的笑容。

母亲的饭菜,是有声音,有颜色的。糖醋排骨是欢快的绛红与亮褐,咕嘟着热闹的泡泡;清炒豆苗是怯生生的翠绿,在盘子里挨挨挤挤;冬瓜汤则是一片温存的、半透明的乳白,安静地泊在青花瓷碗里。每一种味道,都像她笑容的一个注脚。那酸甜,是她为儿孙进步时藏不住的欣慰;那清鲜,是她对寻

常日子本真的敬意;那醇厚,是她将过往所有艰辛默默沉淀后,化成滋养我们的平和。我们便在这色香味的围城里,做了最幸福的俘虏,浑然不觉掌勺的人,将多少自己的滋味,隐匿在柴米油盐之后了。

一日傍晚,我因折返取物,比平时早了些到家。推开虚掩的门,屋子里静悄悄的,没有灯光。却见母亲独自坐在未开灯的客厅藤椅里,手里无意识地捏着围裙的一角,望着窗外渐次亮起的万家灯火,怔怔地出神。侧影落在暮色里,那白日里温润的轮廓,竟透出些掩不住的疲惫与苍茫来。我心头猛地一紧,呼吸也停住了。她似乎察觉,缓缓转过头。就在目光即将与我相遇的刹那,那片疲惫与苍茫,像潮水遇见了堤岸,倏然退得干干净净。熟悉的、温软的笑容,又准确地浮现在她脸上,仿佛从未离开过。

“回来了?饿了?妈这就去做饭。”她站起身,声音里听不出一丝异样,走向那一片属于她的、光亮的“战场”。

我立在原地,喉头哽着,一个字也说不出。那一刻我才恍然惊觉,母

亲那让我眷恋、让我心安的、宛如春风日影般的微笑,或许从来就不是一片天然生长的、无忧无虑的花园。那更像是一座精心修建的、固若金汤的城池。城墙之外,是她为我们抵挡的寒流、琐碎与时光的磨蚀;城墙之内,是她许给我们永远的春暖花开。而我们,竟一直心安理得地,做着这城池里懵懂嬉戏的孩童。

夜色终于完全合拢,厨房的灯显得愈发暖黄明亮。叮叮当当的声响又清脆地传来,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活色生香的踏实。我望着那片灯光,望着灯光里那个忙碌的、微微发福的熟悉背影,眼前却总是交错着暮色里那张疲惫的侧影,与转过头来时,那毫无破绽的温暖笑容。

母亲的微笑,原来不是永不落的太阳。它是暗夜里,明明自己提着微弱萤火艰难飞行的虫儿,却总要为我们,努力伪装成一颗静谧的星辰。



风铃版投稿邮箱

lybdx1862@163.com